

新任督军突然来参加张学良的婚礼

13

历史天空

黄世明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本书是沈阳大帅府博物馆、张学良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黄世明40年的心血力作。与众多描写张作霖张学良父亲的作品不同,长篇小说着眼于大帅府院内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而将大帅府外的民国风云作为副线融汇其中,以第一手最珍贵的史料、第一次全部披露,拂去历史的尘埃,深度解密两代东北王发生在大帅府内不为人知的国恨家仇、私密情史……

上期回顾

张作霖跟张学良讲了为什么一定要他娶于凤至的原因,因为于凤至的父亲于文斗是张作霖的救命恩人。在追讨叛贼陶克陶胡时,张作霖被敌人包围,眼看着就要阵亡,是于文斗求吴俊升来救了他。

张家人除了张作霖,全部随张学良去了郑家屯。冯庸、汤佐荣几个小哥哥们先行一步,已于昨天晚上坐车去了郑家屯,为张学良打前站,帮着张罗婚事。尽管不想声张,但奉天城还是有不少人知道了消息。张家本来只包了一个车厢,可到了车站一看,偌大的站台竟然挤满了人,争先恐后地往车上挤。吴俊升无奈,只好与日本人联系,临时加挂了几节车厢,才算把这些典型的不速之客都塞了进去。

日本人在车头挂了一朵大红花,车两旁结了几条彩绸。张学良所坐车厢两边各写了相同的一行字:张公子汉卿新婚大典。张学良见了,心中生烦,让吴俊升把花啊绸的都撤下去。吴俊升说:日本人也是好意,可不能拂了人家的面子。再说了,这是喜事,热闹热闹也好,你爸要是在这儿,也会同意的。

车到郑家屯已是下午,张家人都住进了吴俊升的公馆。明天的婚礼将在这里举办,吴公馆里里外外粉饰一新。吴俊升准备的花轿是一顶三十二人抬的大轿。张学良看着那轿有些眼熟,像是奉天故宫里皇娘娘坐过的,也就是表嫂家花了一万大洋外加两只老山参租来的大轿。张学良问过吴俊升,才知道真是那台大轿,只不过重新做了装饰,原先那轿帘已经千疮百孔。吴俊升说:你知道这轿是怎么运到郑家屯的吗?这么个大家伙,上不了火车,日本人说超高又超重,没法装。没办法,只好找六十四个人,换班抬,从奉天直接抬到郑家屯。几百里路,到了郑家屯,把我那六十四个棒小伙子都累趴下了,一个个喊爹叫娘的。张学良由衷地说:谢谢吴大爷,让您费心了。吴俊升说:你是张家第一个结婚的后辈,也是我们拜把子兄弟的后辈中第一个结婚的。所以,要办好,办得像样。

第二天天刚亮,迎亲队伍就在吴公馆的院子里整装待发了。张学良骑了一匹高头大马,马是日本纯种马,毛色在初升的太阳下闪闪发光,像是把一匹上好的锦缎披在了身上。刚听说是日本马,张学良踢了那马一脚,说什么也不上。吴俊升知道他心里想什么,贴在张学良耳边说:这马是给咱当坐骑的,骑在咱的胯下,明白吗?你让它向东,它就向东,你让它向西,它就向西,在它面前,你就是爹,就是祖宗!说完了又把马耳朵好一顿揪,小日本,听好了,你小爷要上来了,你给我老实点,不老实我一枪送你回东洋国老家去!

从吴公馆到于家的路旁,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多数人只看了张学良一眼,便把注意力转到那台罕见的大轿上,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只有几个姑娘一直跟着队伍,毫不掩饰地盯着张学良,时不时地抿嘴笑笑,把张学良看得浑身不自在。吴公馆离家不过一里多路,可张学良感觉像是走了半天。好不容易坚持到了于家,张学良不等下人搀扶,飞身一跳就跳下马,几乎与于家下人撞了个满怀。

迎亲队伍在门前停下,鼓乐喧天,鞭炮齐鸣,喧闹了足足有半个小时。青烟缭绕中,张学良和张怀英一左一右,扶着蒙着盖头的于凤至款款而来。又是一阵鞭炮响,迎亲队伍浩浩荡荡地向镇外走去。按当时的规矩,花轿是不能回头路的,只能顺着街路出镇,绕一圈回吴公馆。

张学良骑着马走在花轿前面,透过薄薄的轿帘,于凤至能看见张学良一个模糊的背影。于凤至觉得自己的心也像那轿身一样,在忽忽悠悠地颤动着,很有一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感觉。自张学良离开郑家屯回奉天后,于凤至已不再对婚事抱有幻想。很快,房子就有了买主,去北京也有

了落脚的地方,只等签下契约,房钱到手,她就将远走高飞,永远消失在郑家屯人们的视线中。可造化弄人,弄得人往往是毫无准备。盼结婚盼了四年,盼来个悔婚的无情郎君;心中不存他想了,却又突然告诉你,喜日子定下了,花轿择日上门。虽然这个结果,是自己希望的、盼望的,可这种方式突然降临,还是让她挺不舒服。她不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变故,也不知道这个最终结果是张家人儿的自作主张,还是被什么人逼迫这样做的。在家人面前,在吴俊升面前,她不能说曾与张学良有结束婚姻的约定,所以还得装出喜出望外,装出羞羞答答,心里却是惶惶不安。

那年月的婚礼仪式比较简单,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然后小喇叭一阵吹,两小口手拉着手就进入洞房了。当张学良把于凤至搀下花轿,迈上吴公馆的台阶时,两人脑子里同时闪过这样一个熟悉的情景。只不过,于凤至想的是:终于开始了,张学良想的是:终于结束了。

典礼安排在吴公馆的一楼大厅举行,厅里只能容纳百八十人,其余的客人就都站在院子里。吴俊升正在挨个向客人搜肠刮肚地说着客套话,一群马带着一股劲风呼啸着冲进院子,在主楼前如急刹车般收住脚。马群呼出的白气和带起的土烟在院子里形成一团氤氲的云雾。

吴俊升大吃一惊,急忙上前。只见马上跳下一个骑手,正是张作霖的卫队长祁老号。祁老号见了吴俊升,开口就问:婚礼没举行吧?吴俊升点点头:你咋来了?出什么事了吗?张学良闻讯来到院子里,祁老号用湿漉漉的衣服擦了一把湿漉漉的脸,又喝了一口水,才说清了自己风风火火赶到这里的原因。

原来,这天清晨,张作霖与冯德

麟率奉天各督抚衙门的大小官员在奉天驿接来了新任奉天督军段芝贵。寒暄过后,张作霖的心腹谋士袁金铠对段芝贵说:今天是张师长公子大婚的日子,为了迎接督军,张师长没有去参加婚典,早早就守在这里,恭迎督军的到来。段芝贵一听:噢,有这等事,这可是个好兆头啊。本督刚刚到任,就赶上张公子的百年大喜,这杯喜酒可是要喝的啊。张作霖说:下官谢过督军的好意,只是小儿的婚礼是在郑家屯举办,几百里路呢,等日后回奉,作霖一定让小儿登门道谢。段芝贵说:本督离京前,袁大总统特意交待说,雨亭兄乃奉省柱石,今后务要多仰仗雨亭兄。此去郑家屯遥遥数百里,正好借机向雨亭兄多多讨教,岂不一举两得?张作霖说:督军抬举,作霖诚惶诚恐,只是督军由京赴奉,一路劳顿,还是先回馆驿安歇,日后作霖再上门讨教。段芝贵连连摇头:雨亭兄为了迎接本督,缺席了令公子的新婚大典,这让段某心下惘然。看时辰尚来得及,我们不如就此北上,给令公子及贵眷一个惊喜,如何?

不管张作霖如何劝阻,段芝贵费了心非要参加婚礼不可。张作霖无奈,只好一边派人找日本人联系专车,一边派祁老号即刻飞马北上,通知婚礼推迟进行,等候段督军到来。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打乱了原来的部署,张学良让人把于凤至接到楼上暂歇,乘机甩掉那身“道袍”和那顶插着鸡毛的黑礼帽,换上一身西服,与吴俊升等人匆匆赶到车站。

张作霖与段芝贵及冯德麟等一千官员到郑家屯时已是下午两点,郑家屯地方官员在站台上洒上清水,铺上红地毯,又不知从哪里凑了一个乱七八糟的鼓乐队,小号配唢呐,军鼓配铜锣,吹吹打打的,营造出很有小地方色彩的欢乐气氛。

晓荷看到丈夫和女同事抱在一起

11

婚姻家庭

高克芳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你和你的他是否正罹患以下症状:你在他眼前晃荡,他视而不见;他在你眼前晃荡,你心里骂他犯贱;脾气点着火就着,恨不得一拍两散;到后来干脆省点力气,懒得生气;有一天,你惊觉你和他已经有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没做爱了,而此时,你的梦里,你的心里出现了另一张异性的面孔……其实,你就是陈晓荷,他就是魏海东。当你偶遇苏逸轩,而他认识了林菲,海平面倾斜了。你和他,注定排斥又缠绕。

七年,你痒了吗?

上期回顾

晓荷从苏逸轩那里拿到了优惠券,优惠的钱加上家里的钱正好可以付首付,可没想到家里的钱被魏海东拿去投资项目,但投资失败了。两个人又发生了争吵。

魏海东看着窗外太阳落山时柔媚的阳光,突然有一种想要回家的冲动,记得以前他每天最盼望的就是踏着晚霞回家的时光,晓荷会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会做一桌可口的饭菜,就像一个仙女一样让他感觉到生活的美好。现在他有一个星期没有见到她了,他们结婚后只要不是出差,还没有过这么长时间不见面呢,他还真有点想她,也想念家里那种熟悉而温馨的气息。魏海东现在真正有了一种归心似箭的感觉,他急忙从椅子上站起来,想收拾收拾桌上的文件回家去。

魏海东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凌乱的沙发,也许今天之后他就不用再睡这张沙发了,他又可以回家去搂着晓荷入梦了,魏海东想到这里露出了难得的微笑。

“你一个人在偷偷地笑什么?有什么高兴的事情说出来听听。”办公大厅里响起的银铃般的声音把魏海东吓了一跳。魏海东看到林菲正推开公司的大门,抱着一个背包笑嘻嘻地走进来。“林菲,今天好不容易休息一天,你怎么又到办公室来了?”魏海东看到林菲有点心慌意乱,但还是假装平静地打着招呼。自从那天晚上两个人喝多了酒而失态之后,魏海东每次见到林菲都会更加局促不安,幸亏林菲活泼大方,每次见到他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和他有说有笑的。

“魏总,今天休息,是自由时间,你能来这里为什么我不能来?”林菲佯装生气,撅着嘴巴一步一走到魏海东身边。“我……我不是忙吗?”魏海东不好意思地说。林菲看到魏海东窘迫的样子,决定不再逗他了,她打开随身带来的背包说:“好了,魏总,我知道你忙,咱们公司这次的危机就全靠你了,可你吃住在公司都一个星期了,老是吃盒饭身体怎么能吃得消呢?所以我今天特地炖了点汤给你送过来。”

一个女人,只会为心爱的男人炖汤,魏海东知道林菲来送炖汤的意思再明显不过。可是魏海东想到林菲的时候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晓荷。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还是早早表明自己心迹的好。魏海东想到这里,急忙对正在准备往碗里倒鸡汤的林菲说:“林菲,你先别忙活了,我想和你谈谈。”

林菲拿保温桶的手被烫烫了一下,她迅速把手指头放在耳朵上,看着魏海东说:“什么事啊?边喝边说不好吗?”“不,林菲,我还是和你说清楚吧,不然这鸡汤我喝得不踏实。”魏海东坚决地说:“林菲,我知道对你的心意,说实话我也很喜欢你这样的女孩,热情、大方、敢做敢当,可是我上次就告诉你我是有家庭的人,我们不可能有未来,所以我希望你明白我的心意,我们还是不要单独来往的好。”魏海东艰难地说着,想着既不要伤害女孩子的自尊心,又能说清楚自己的意思。

“为什么?你为什么总是拒绝我呢?你要知道我不是一个随便的女孩,如果你生活得幸福,我不会打搅你的生活,可是你看看你过的什么日子,整天眉头紧锁,工作这么辛苦也没有人关心,我都看着心疼。你明明生活得不幸福,为什么还固守在那桩婚姻里不肯放手呢?”林菲抬起头看着魏海东倔犟地说着,大眼睛里很快蒙上一层水汽,让魏海东心里一动。

魏海东急忙解释道:“林菲,我知道你不是一个随便的女孩,所以我对这份感情很珍惜,我希望它能一直停留在纯洁的欣赏层面。对于我的婚姻,你没有经历过婚姻,你不会懂,两个人的婚姻有着太多千丝万缕的关系,它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如意,但是人生是漫长的,一旦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就把婚姻解除的话,人的一生要经历多少次婚姻才算完?那样的话婚姻也就没有那么神圣了。”

林菲看着魏海东坚定的神情,泪水忍不住滚下来,她哽咽着说:“她真是幸福的个人,遇到这么好的丈夫,如果有个人这么对我,我一辈子都心满意足了。”“会的,林菲,你是个好女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好男孩,一辈子过得开开心心。”魏海东转过头看着林菲梨花带雨的脸庞,忍不住轻声安慰着,用手轻轻揩去她脸上的泪水。

可魏海东没有想到这个动作会让林菲突然失控,她猛地抱住他的脖子,抽噎着说:“你知道你是一个多么值得人爱的男人吗?为什么你不等我长大?为什么我不能在你没结婚的时候遇见你?”“别这样,林菲。”魏海东被突如其来的拥抱搞得措手不及,急忙想把林菲的胳膊推开,可是林菲抱得紧紧的。

晓荷准备去林桐公司给魏海东道歉。她本来想打个电话的,但考虑打电话毕竟看不见,摸不着,要是魏海东在电话里还是一贯的冷漠,她是绝对做不到忍气吞声去道歉的,见面就不一样了,她亲自到公司去,他再怎么样也不至于拉下脸来吧。

林桐公司位于一栋软件大厦的八楼。以前魏海东有两次忘记带钥匙,她给他送过来,所以知道公司的准确位置。电梯缓缓往上升去,越接近魏海东所在的楼层,晓荷的心跳得越厉害,一个星期没有见到他,他瘦了还是胖了?整天加班熬夜,他吃饭很挑剔,外面的盒饭根本吃不饱,估计瘦了吧?电梯在八楼停下,晓荷慢慢走出电梯,不知道海东见到她会是什么表情,惊讶?惊喜?他总不会对自己不理不睬吧?晓荷的心里七上八下的,为了平复心情她刻意放慢了脚步,想偷偷看看海东在公司里做什么,也顺便给他一个惊喜。

林桐公司的门半开着,看来魏海东真的在公司,晓荷心里一阵高兴,

她走到门口悄悄探出头,想要看看他此时在做什么。正看着,晓荷的身子却忽然像被点了穴一样定在原地。在大厅靠近办公室的走廊上,魏海东和一个女孩侧身而立,女孩子的双臂紧紧搂着魏海东的脖子,正在一边哭一边说着什么,魏海东的头被女孩子挡住,晓荷看不到他的表情,但可以看到他的手放在她的腰上,一只手腾出来轻轻拍着女孩子的后背,夕阳的余晖带着晚晚的光彩打在他们身上,形成浪漫的剪影。

晓荷想冲进去随便抓起什么把这对男女暴打一顿,让眼前的一切都化为灰烬。但理智告诉晓荷不能那样做,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目前的局势来看她已经失去了整个战场,她那样的行动只不过是让魏海东更加看不起她罢了。晓荷想到这里猛然转过身,捂住自己的脸慌往电梯走去。

直到双脚终于走不动了,晓荷才在一座小桥上停下来,停下来才觉得脚钻心地疼,她一屁股在桥头的栏杆上坐下来,茫然地看着四周。她和魏海东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呢?曾几何时,他们也是相亲相爱、如胶似漆的一对夫妻。以她对魏海东人品的了解,他是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

当晓荷失魂落魄地回到家时,打开家门却意外地发现魏海东在家里。这个下午对魏海东来说是难熬的,直到等林菲的情绪稳定后,魏海东才急忙收拾了东西回家。他觉得这个时候晓荷应该在家,周末没有什么事她一般不出门,就喜欢在家收拾家务,织毛衣什么的,魏海东想着回去给晓荷一个惊喜,他打开家门的时候晓荷会是什么表情呢?是惊喜还是漠视?

可是回到家的结果让魏海东很是失望,家里静悄悄的,晓荷没在家,他想她可能有事出去了,于是简单地冲了个澡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这段时间实在太累了。